

民国大师文库

(第九辑)

现代中国文学史

钱基博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现代中国文学史 (CIP) 数据

民国大师文库

(第九辑)

现代中国文学史

钱基博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现代中国文学史 / 钱基博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5.4

ISBN 978-7-5502-4984-4

I. ①现… II. ①钱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史
IV. ①I209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8622 号

现代中国文学史

作 者: 钱基博

选题策划: 北京三联弘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60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34.5 印张

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4984-4

定价: 58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4318689

出版说明

一、民国大师文库，旨在为读者提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精品。当时，学问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，西学东渐，学术革新；因时应势而现出版高峰，大师名家之作数量激增，质量上乘，对此时及后世的中国学术发展与演进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二、本丛书精选此时大师名家之有关学术文化经典著作，以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做一系统整理。

三、丛书所收书目，虽各自早有出版，但零散而不成规模。此次结集，欲为推动中华文化之大发展、大繁荣尽出版人绵薄之力，成一民族文化珍品，为后代留存传之久远的鸿篇巨作。

四、为丛书系列之计，故以史学、国学、文学、一般学术著作之顺序编排。

1. 单种书文字量过少的著作，寻二三种内容相近，或作者为同一名家者，则合成一册，字数以30万字为限；

2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5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下两册；

3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10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

五、所收著作，版本不一；流布之中，文字错讹；择其善本，一一折校。现虽为通行横排简体，然尽量保持二三十年代原貌。

1. 人名、地名、异体、通假，仍从原书繁体；

- 2. 标点符号，从作者习惯，非排版误差者不予改动；
- 3. “的”，“底”一类文字之分，均从原书；
- 4. 遇原书字句有疑问者，非有根据不予更改，力求保持原貌。

“民国大师文库”丛书，工程浩大、环节繁多，编辑、校对、照排、印制人员虽勉力为之然错漏不免，还望方家谅解之余不吝指正。

（此处为模糊文字，疑似“P. 112086”）

（此处为模糊文字，疑似“中国文学史”）

（此处为模糊文字，疑似“中国文学史”正文内容）

（此处为模糊文字，疑似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”）

（此处为模糊文字，疑似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”及“中国文学史”相关内容）

序

余读班、范两《汉书·儒林传》分经叙次，一经之中，又叙其流别；如《易》之分施、孟、梁丘，《书》之分欧阳、大小夏侯，其徒从各以类次，昭明师法；穷原竟委，足称良史。是编以网罗现代文学家，尝显闻民国纪元以后者，略仿《儒林》分经叙次之意，分为二派：曰古文学，曰新文学。每派之中，又昭其流别；如古文学之分文、诗、词、曲，新文学之分新民体、逻辑文、白话文。而古文学之中，文有魏晋文与骈文散文之别；诗有魏晋、中晚唐与宋诗之别，各著一大师以明显学；而其弟子朋从之有闻者，附著于篇。至诗之魏晋，其渊源实出王闾运、章炳麟，而闾运、炳麟已前见文篇，则详次其论诗于文篇，以明宗旨；而互著其姓名于诗篇，以昭流别；亦史家详略互见之法应尔也。特是学者猥众，难以悉载。今但录其卓然自名家者，著于篇。

又按《汉书·儒林》每叙一经，必著前闻以明原委；如《班书》叙《易》之追溯鲁商瞿子木受《易》孔子，《范书》之必称《前书》是也。是编亦仿其意，先叙历代文学以冠编首；而一派之中，必叙来历，庶几展卷了如；要之以汉为法。特是规模粗具，而才谢古人。《汉传》经师，人系短篇，简而得要。仆纂文士，传累十纸，详而赅尽。闻之前人：粤在明季，南浔庄氏为《明书》，中王阳明一传，有上下卷，共三百余页；其冗长无体裁可知已（陈寅清《榴龕随笔》）。传者以为笑。《书》曰：“辞尚

体要。”言史之论纂，贵简不贵烦也。然史笔贵能简要，而长编不厌求详。昔在鄞县万斯同季野草《明史》，每为一传，必就故家长老求遗书，考问往事，旁及郡志邑乘，杂家志传之文，靡不网罗；参伍而为长编，绵绵数十纸，传写者为腕脱；每语人曰：“昔人于《宋史》已病其繁芜，而吾所述将倍焉。非不知简之为贵也。史之难言久矣，非事信而言文，其传不显。李翱、曾巩所讥魏、晋以后贤奸事迹，暗昧而不明，由无迁、固之文是也。而在今则事之信为尤难。盖俗之偷久矣，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，一家之事，言者三人，而其传各异矣。言语可曲附而成，事迹可凿空而构。其传而播之者，未必皆直道之行也；其闻而书之者，未必有裁别之识也。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，故先为之极，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，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。”（钱大昕《潜研堂文集·万先生传》）可谓有慨乎其言之。然则详者简之所自出也。会稽章学诚实斋亦言：“古人一事，必具数家之学；著述与比类两家，其大要也。班氏撰《汉书》为一家著述矣；刘歆、贾护之《汉记》，其比类也。司马光撰《通鉴》，为一家著述矣；二刘、范氏之《长编》，其比类也。古人云：‘言之不文，行而不远。’‘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’为职故事、案牘、图牒之难以萃合而行远也，于是有比次之法。”（章学诚《文史通义·外篇·报黄大俞先生》）仆少耽研诵，粗有睹记；信余言之不文，幸比次以有法。征文，则扬、马侈陈词赋，《汉书》之成规也。叙事，则王、谢详征轶闻，《晋书》之前例也。知人论世，详次著述，约其归趣，迹其生平，抑扬咏叹，义不拘虚，在人即为传记；在书即为叙录，吾极其详，而以俟后来者之要删焉。署曰长编，非好为多多益善也。吾为刘歆、贾护，而听人之为班孟坚焉；吾为二刘、范氏，而薪人之为司马君实焉；不亦可乎？

抑史家有激射隐显之法。其义昉于太史公，如叙汉高祖得天下之有天幸，而见意于《项羽本纪》，借项羽之口以吐之曰：“非战之罪也，天也”。叙平原君之好客，而见意于《魏公子列传》，借公子之言以刺之曰：

“平原君之游，徒豪举耳”。事隐于此而义著于彼，激射映发，以见微旨，是编叙戊戌政变本末，详见《康有为梁启超》篇；而戊戌党人之不饜人意，则见义于《章炳麟》篇，借章氏之论以畅发之，如此之类，未可更仆数；庶几史家激射隐显之义尔。至若林纾之文谈，陈衍之诗话，况周颐之词话，以及吴梅之曲话，其抉发文心，讨摘物情，足以观文章升降得失之故，并删其要，著于篇。亦《班书·贾谊传》载《政事诸疏》、《董仲舒传》录《天人三策》之例也。要之叙事贵可考信，立言蘄于有本。聊疏纂例，以当发凡。

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日

无锡钱基博叙于光华大学



目 录

序 / 001

绪论 / 001

1. 文学 / 001

2. 文学史 / 004

3. 现代中国文学史 / 007

编首 / 009

1. 总论 / 009

2. 上古 / 010

3. 中古 / 018

4. 近古 / 023

5. 近代 / 028

上编 古文学

(一) 文 / 039

1. 魏晋文 / 039



目 录

王闳运（附：廖平、吴虞）/ 039

章炳麟（附：黄侃）/ 076

苏玄瑛 / 105

2. 骈文 / 113

刘师培 / 114

李详（附：王式通）/ 131

孙德谦（附：孙雄）/ 140

黄孝纾 / 147

3. 散文 / 153

王树枏 / 154

贺涛（附：张宗瑛、李刚己、赵衡、吴闳生）/ 162

马其昶（附：叶玉麟）/ 178

姚永概永朴 / 188

林纾 / 198

(二) 诗 / 215

1. 中晚唐诗 / 215

樊增祥 / 216

易顺鼎（附：僧寄禅、三多、李希圣、曹元忠）/ 231

杨圻（附：汪荣宝、杨无恙）/ 245

2. 宋诗 / 253



目 录

陈三立（附：张之洞、范当世、及子衡恪方恪）/ 253

陈衍（附：沈曾植）/ 264

郑孝胥（附：陈宝琛、及弟孝桱）/ 284

胡朝梁 / 292

李宣龚（附：夏敬观、诸宗元、奚侗、罗惇融、罗惇、
何振岱、龚乾义、曾克崙、金天羽）/ 293

（三）词 / 298

朱祖谋（附：王鹏运、冯煦）/ 300

况周颐（附：徐珂、邵瑞彭、王蕴章、龙沐勋）/ 310

（四）曲 / 323

王国维 / 323

吴梅（附：童斐、王季烈、刘富梁、魏觐、姚华、任讷、
卢前）/ 337

下编 新文学

（一）新民体 / 353



目 录

康有为（附：简朝亮、徐勤）/ 353
梁启超（附：陈千秋、谭嗣同）/ 402

（二）逻辑文 / 435

严复 / 436

章士钊 / 469

（三）白话文 / 502

胡适（附：黄远庸、周树人、徐志摩等）/ 502

跋 / 527

四版增订识语 / 529

绪 论

1. 文 学

治文学史，不可不知何谓文学；而欲知何谓文学，不可不先知何谓文。请先述文之涵义。

文之含义有三：

（甲）复杂。非单调之谓复杂。《易·系辞传》曰：“物相杂故曰文。”《说文·文部》：“文错画，象交文。”是也。

（乙）组织。有条理之谓组织。《周礼·天官·典丝》“供其丝纆组文之物”，注：“绘画之事：青与赤谓之文。”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五色成文而不乱。”是也。

（丙）美丽。适娱悦之谓美丽。《释名·释言语》：“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，会集众字以成辞义，如文绣然。”是也。综合而言：所谓文者，盖复杂而有组织，美丽而适娱悦者也。复杂，乃言之有物。组织，斯言之有序。然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，故美丽为文之止境焉。

文之涵义既明，乃可与论文学。

文学之定义亦不一：

（甲）狭义的文学。专指“美的文学”而言。所谓美的文学者，论内

容，则情感丰富，而不必合义理；论形式，则音韵铿锵，而或出于整比；可以被弦诵，可以动欣赏。梁昭明太子序《文选》：“譬诸陶匏为入耳之娱；黼黻为悦目之玩”者也。“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，……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；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诸。若贤人之美辞。忠臣之抗直，谋夫之话，辩士之端，冰释泉涌，金相玉振，所谓坐狙丘，议稷下，仲连之却秦军，食其之下齐国，留侯之发八难，曲逆之吐六奇，盖乃事美一时，语流千载，概见坟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；虽传之简牍，而事异篇章；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于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，所以褒贬是非，纪别异同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夫赞论之综辑辞采，序述之错比文华，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，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……名曰《文选》云耳。”所谓“篇什”者（《诗》《雅》《颂》十篇为一什，后世因称诗卷曰篇什），由《萧序》上文观之，则赋耳，诗耳，骚耳，颂赞耳，箴铭耳，哀诔耳，皆韵文也。然则经（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）非文学也，子（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）非文学也，史（记事之文，系年之书）非文学也，惟赞论之“综辑辞采”，序述之“错比文华”，“事出沉思”，“义归翰藻”，与夫诗赋骚颂之称“篇什”者，方得与于斯文之选耳。梁元帝《金楼子·立言篇》以“扬榷前言，抵掌多识者谓之笔；咏叹风谣，流连哀思者谓之文”，又云：“至如文者，惟须绮縠纷披，宫徵靡曼，唇吻摇会，情灵摇荡。”刘勰《文心雕龙·总术篇》曰：“今之常言，有‘文’有‘笔’，以为无韵者‘笔’，有韵者‘文’也。”持此以衡。虽唐宋韩、柳、欧、苏、曾、王八家之文，亦不得以厕于文学之林；以事虽出于沉思，而义不归乎翰藻；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者也。夫文学限于韵文，此义盖有由来；然而非其朔也。大抵六朝以前，所谓“文学”者，“著述之总称”，所包者广。六朝以下，则“文学”者，“有韵之殊名”，立界也严。其大较然也。然吾人倘必持狭义以绳文学，则所谓文学者，殆韵文之专利品耳。倘求文学之平民化，则不得不舍狭义而

取广义。

(乙) 广义的文学。“文学”二字，始见《论语》，子曰：“博学于文。”“文”指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而言，不限于韵文也。孔门四科，文学子游子夏，不闻游夏能韵文也。韩非子《五蠹篇》力攻文学而指斥及藏管、商、孙、吴之书者，管商之书，法家言也；孙吴之书，兵家言也；而亦谓之文学。汉司马迁《史记·自序》曰：“汉兴，萧何次律令，韩信申军法，张苍为章程，叔孙通定礼仪，则文学彬彬稍进。”举凡律令、军法、章程、礼仪，皆归于文学。班固撰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凡六略：六艺百三家，诸子百八十九家，诗赋百六家，兵书五十三家，数术百九十家，方技三十六家，皆入焉。倘以狭义的文学绳之，六略之中，堪入艺文者，惟诗赋百六家耳；其六艺百三家，则《萧序》所谓“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”也；至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与夫《楚汉春秋》、《太史公书》之并隶入《春秋》家者，则《萧序》所谓“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”也。诸子、兵书、方技、数术之属，则《萧序》所谓“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”者也。然则“文学”者，述作之总称，用以会通众心，互纳群想，而表诸文章，兼发智情：其中有偏于发智者，如论辩、序跋、传记等是也。有偏于抒情者，如诗歌、戏曲、小说等是也。大抵知在启悟，情主感兴。《易》、《老》阐道而文间韵语，《左》、《史》记事而辞多诡诞，此发知之文而以感兴之体为之者也。后世诗人好质言道德，明议是非，作俑于唐之昌黎，极盛于宋之江西，忘比兴之旨，失讽喻之义，则又以主情之文而为发知之用矣。譬如舟焉，智是其舵，情为帆棹；智标理悟，情通和乐，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。

文学与哲学科学不同：

哲学解释自然 乃从自然之全体观察，复努力以求解释之。

科学实验自然 乃为自然之部分的观察，以求实验而证明之。

文学描写自然 科学家实验自然之时，必离我于自然，即以我为实验

者之谓也。文学家描写自然之时，必融我入自然，即我与自然为一之谓也。

2. 文 学 史

文学之义既明，请论史之为物。

《说文·史部》：“史，记事者也，从又持中，正也。”然则史之云者，又（《说文》：“又，手也。”）持中以记事也；中者，不偏之谓。章炳麟曰：“记事之书，惟为客观之学。”夫史以传信。所贵于史者，贵能为忠实之客观的记载，而非贵其有丰厚之主观的情绪也，夫然后不偏不党而能持以中正。推而论之，文学史非文学。何也？盖文学者，文学也。文学史者，科学也。文学之职志，在抒情达意。而文学史之职志，则在纪实传信。文学史之异于文学者，文学史乃纪述之事，论证之事；而非描写创作之事；以文学为记载之对象，如动物学家之记载动物，植物学家之记载植物，理化学家之记载理化自然现象，诉诸智力而为客观之学，科学之范畴也。不如文学抒写情志之动于主观也。更推是论之，太史公《史记》不为史。何也？盖发愤之所为作，工于抒慨而疏于记事：其文则史，其情则骚也。胡适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》不为文学史。何也？盖褒弹古今，好为议论，大致主于扬白话而贬文言；成见太深而记载欠翔实也。夫纪实者，史之所为贵；而成见者，史之所大忌也。呜呼，是则偏之为害，而史之所以不传信也。史之云者，又持中以记事也。《周书·周祝》、《荀子·性恶》注：“事，业也。”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注：“事业谓作业也。”然则记事云者，记作业也。史之云者，持中正之道记人之作业也。文学史云者，记吾人之文学作业者也。然则所谓中国文学史者，记中国人之文学作业云尔。

中国无文学史之目，文史之名，始著于唐吴兢《西斋书目》，宋欧阳

修《唐书·艺文志》因之；凡《文心雕龙》、《诗品》之属，皆入焉。后世史家乃以诗话文评别于总集后出一文史类。《中兴书目》曰：“文史者，所以讥评文人之得失。”盖重文学作品之讥评；而不重文学作业之记载者也。有史之名而亡其实矣。

自范曄《后汉书》创《文苑传》之例，后世诸史因焉；此可谓之文学史乎？然以余所睹记：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。如班固、蔡邕、孔融不入《后汉书·文苑传》，潘岳、陆机、陆云、陈寿、孙楚、干宝、习凿齿、王羲之不入《晋书·文苑传》，王融、谢朓、孔稚圭不入《南齐书·文学传》，谢灵运、颜延之、鲍照、王融、谢朓、江淹、任昉、王僧孺、沈约、徐陵不入《南史·文学传》，元结、韩愈、张籍、李翱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杜牧不入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，欧阳修、曾巩、王安石、苏轼、苏辙、陈亮、叶适不入《宋史·文苑传》；宋濂、刘基、方孝孺、杨士奇、李东阳不入《明史·文苑传》，然则入文苑传者，皆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。且作传之旨，在于铺叙履历，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，于文章之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。呜呼，此所以谓之“文苑传”；而不得谓之“文学史”也。盖文学史者，文学作业之记载也；所重者，在综贯百家，博通古今文学之嬗变，洞流索源，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说；在记载文学作业，而不在铺叙文学家之履历。文学家之履历，虽或可借为考证之资，欧西批评文学家尝言：“人种、环境、时代三者构成艺术之三要素也；欲研究一种著作，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、环境及时代。”质而言之：即不可不先考证文学家之履历也。然而所以考证文学家之履历者，其主旨在说明文学著作。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，几于买椟还珠矣。

文学著作之日多，散无统计，于是总集作焉。一则网罗放佚，使零章残什，并有所归。一则删汰繁芜，使莠稗咸除，菁华毕出。是固文章之衡鉴，著作之渊薮矣。昔挚虞始作二书：一曰《文章志》，一曰《文章流别》（《文章志》四卷，《文章流别》三十集，见《晋书》本传），今其书